

周紹賢 著

漢代哲學

臺灣中華書局印行

周紹賢著

漢代哲學

臺灣中華書局印行



中華哲學叢書
漢代哲學

1912

作 者／周紹賢 著
主 編／劉郁君
美術編輯／台灣中華書局編輯部

出 版 者／台灣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發 行 人／張敏君
行銷經理／王新君
地 址／11494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81巷8號5樓
客服專線／02-8797-8396 傳 真／02-8797-8909
網 址／www.chunghwabook.wordpress.com
匯款帳號／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東內湖分行
067-09-311980 台灣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安侯法律事務所
印刷公司／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版 本／1983年2月初版
2015年7月再版一刷
定 價／NTD 280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漢代哲學 / 周紹賢著. — 再版. — 台北市：
台灣中華, 2015.07
面；公分. — (中華哲學叢書)
ISBN 978-957-43-2543-6(平裝)

1. 秦漢哲學

122

104010318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ALL RIGHTS RESERVED

NO.B0027

ISBN 978-957-43-2543-6 (平裝)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自序

人類必須過羣體生活，第一重要問題，即人對人之間問題，小而家庭，大而社會、邦國，以至於世界；仁愛禮讓，天下和平；鬥爭殘殺，人禍最慘；皆爲人對人之間問題。中國先哲最重此一問題，其對此問題解決之方，端在啓發人之理性，順乎人情，由親及疏，定爲五倫，人與人各有相對之義，建立社會倫理秩序。由家庭六親之愛，推而至於社會人羣之愛，不但家齊國治，「忠臣出於孝子之門」，即庸碌之人，亦知違禮犯義，不但辱及身家，且難立足於社會。

以五倫爲綱領，構成倫理人生，倫理社會。五倫之制，非自堯舜開始，而堯舜之政教，以五倫爲本，儒家稱之曰王道，歷代一貫相承，倫理思想，倫理制度，人羣習爲自然，爲共信共守之道，朝代雖有變更，政權易人，而倫理法度，數千年前後映輝，其揆一也。

春秋時，列國互相侵伐，紀綱漸亂，孔子承先啓後，修「內聖外王」之道，一面收徒講學、分科設教，一面整理文獻，訂爲六經，爲往聖繼絕學。荀子儒效篇謂：百王之道，統歸於詩書禮樂；莊子天下篇謂：道術之本，見於詩書禮樂，「鄒魯之士，多能明之」，鄒魯之士，即孔門後學。詩書禮樂，非孔子所造，孔子述而不作（論語述而篇），將先王之道，輯爲六經，傳於後世。戰國時，道術分裂，百家之學興，稱孔門之學曰儒家，儒家之學，由歷史傳遞之經驗，人情事理之研究，其人生哲學、政治哲學，已有完美之體系，治平大事，非其他一曲之說所能奏功也。雖然諸子爭鳴，各執一說，

例如法家反對儒家，只是政治方術反乎儒家，倫理常軌，未能廢也。秦始皇嚴行法治，戕害儒者，而於社會倫理未敢破壞，觀其會稽刻石，可見一斑。古諺云「王道不離乎人情」，倫理、王道，出自理性，真理永不變也。暴秦燔書坑儒，造成大亂，以致速亡，漢朝繼起，一反秦之所爲，於是儒學復興，乃有一代之盛治，四百年之祚運。

漢高帝用張良以黃老兵術平天下，然「馬上得天下，不能以馬上治之」（漢書陸賈傳），故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已顯然尊重儒學；及惠帝文景，雖用黃老清簡之治術，然獎勵孝弟力田、求遺書、策賢良，置論語、孝經、孟子等博士（見漢書藝文志序及注）；政體教化，仍必以儒學爲本。漢初開國奠基，高帝用兵，文景致治，皆得力於黃老之學，故漢朝尊重道家，名儒碩學，大都儒道兼綜，甚至特崇道家，如司馬遷「崇黃老而薄五經」（後漢書班彪傳），班嗣「雖修儒學，然貴黃老」（漢書敍傳）。蓋儒家之政教禮法，在傳統中普及人羣，習爲常道，而黃老之學，應用於當時，在軍事政術方面，發生特殊之奇用，而且其言論爲非常時期藥石之訓，漢初其學大盛，文帝時，宮闈之中亦皆讀黃老之書。其學與儒家不相悖，因此儒道合流，成爲兩漢學術風尚。然此中有人以爲不滿者，爲陰陽學說亦參在內，謂其有迷信色彩；其實陰陽家之本意，以天道設教，以禱祥警人，「其要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史記孟荀列傳），有助於儒家之政教，因而爲儒家所容納，藉之以警世勸善，用之以君臣互相惕勵，朝廷論政處事，雖每引其說以爲依據，然大抵用作規過勵行之箴，其施行於政令者，皆爲細枝末節，附和普通人之心理，遇災異，皇帝則下詔罪己，大臣則上疏自効而已。

漢初君臣英明，文景好黃老，亦重儒臣，武帝崇儒學，亦重道家，復採納董仲舒天人相與及陰陽家之說，以成其睿思遠謀之大略。政治足以促進學術，學術足以輔弼政治，儒、道、陰陽，三家相融

，爲兩漢學術思想之特色。陰陽家之說，玄虛幽渺，「牽於禁忌，泥於小數」（漢志），論者病之，然於漢代之明君賢臣並無影響。漢朝文德武功之盛，八荒賓服，官吏之清廉，民生之安樂，風俗之美淳，皆爲儒道兩家思想之實現；觀兩漢之史實，及學者之著述，可以想見。

連年來講授「漢代哲學」，缺乏現成之資料作參考，只以兩漢學者之著述爲依據，闡述其概要，寫成此編，其深義妙旨，非余之謗薄所能道也。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二月

周紹賢序於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

目 錄

自序

第一章 漢朝儒學之興起

一、儒家之哲學極高明而道中庸.....一

二、倫理制度政教合一之妙.....三

三、儒家與諸子之比較.....四

四、儒家之道衆心所歸故武帝獨尊儒術.....五

第二章 黃老之學

一、齊學.....九

二、道家.....一〇

三、黃老何以並稱.....一二

四、黃老要旨.....一五

五、黃老在西漢之功用.....一七

六、漢朝黃老之盛衰.....二七

第三章 陰陽家之說

一、鄭衍之學.....三六

二、陰陽五行學說之起源.....	三八
三、古書中之陰陽五行.....	四一
四、陰陽家與兩漢政治.....	四六
五、結論.....	七二
第四章 道家與道教.....	七九
一、方士.....	八〇
二、道士.....	八五
三、神仙.....	九〇
四、道教之成立.....	九五
五、道教之創始人物.....	九七
六、以老子爲教主.....	一〇一
七、道教之道.....	一〇三
第五章 兩漢經學.....	一〇七
一、經書之傳授.....	一〇七
二、今古文之爭.....	一〇一
三、結論.....	一四
四、漢儒依經義以主政論.....	一六
第六章 西漢之儒.....	一一二

一、陸 賈	一一四
二、賈 誼	一一六
三、司 馬 談	一三五
四、董 仲 舒	一三八
五、淮南王 劉 安	一五〇
六、劉 向 劉 故	一五七
七、揚 雄	一六三
第七章 東漢之儒	
一、王 充	一七一
二、鄭 玄	一七四
三、張 衡	一八九
四、王 符	一九三
五、仲 長 統	一九八
六、牟 融	一一〇三
七、荀 悅	一一〇六
八、徐 幹	一一一八

第八章 結論

.....

四

一一五

漢代哲學

周紹賢 著

第一章 漢朝儒學之興起

中國文物制度，社會禮俗，至唐虞而大備，雖云「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記），代有變革，然至周朝文化大盛，詩書禮樂，蔚為大觀，皆承往代之緒，由先王之道，發揚而成者也。周朝以前，道術渾一，無派系之別，及至戰國，始有學派之分，莊子天下篇評天下之道術，分為儒、墨、道、法、名五家；荀子非十二子亦總括此五家，皆指學派大者而言。漢司馬談分先秦學說為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太史公自序），劉歆則於六家之外又加農、縱橫、雜家、小說四家，共為十家。曰「其可觀者，九家而已」（漢書藝文志），然此九家之中，於人生哲學及治平之道，有具體之理論者，惟儒道墨法而已。戰國時百家爭鳴，韓非子顯學篇謂「世之顯學，儒墨是也」。呂氏春秋有度篇謂「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儒家既為學派之大者，徒屬又如此其盛，然而在當時得意者，並非儒家，而是法家、縱橫家、陰陽家，皆各逞其說，見用於諸侯，取得權勢而致富貴，儒家則堅持王道，反對功利，與時君之心不相合，故道不得行而未能有所作為。秦孝公用商鞅變法，鞅斥儒家之禮樂詩書孝弟為六蠹，謂「好用六蠹者亡」（商子飭冷篇），秦昭王時荀子西入秦，昭王一見便謂「儒無益於人之國」（新序卷五），秦國歷代蔑視儒家任法為治。及至始皇遂徹底

行法家之術，焚詩書坑儒生，欲將儒家之道消除盡淨，儒家厄運如此，而至漢朝居然被尊爲正統，其故安在？略述如下：

一、儒家之哲學極高明而道中庸

儒家之人生哲學，全部由理性開發而出。聖人以爲人類之重大問題，不在乎物質生活問題，而在乎人與人相處之問題。蓋物質生活無論如何簡陋，人類總可生存，甚至「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漢書食貨志），雖然天災流行，而人類有惻隱之心——仁心，患難相恤，總有補救之策。假如人類自身發生問題，喪其天性，互相磨擦，致成仇敵，釀成戰亂，自古及今「伏屍百萬，流血千里」，慘痛之禍，皆爲人類自造之孽。聖人有見及此，故專於爲此問題而勞心焦思，以求解決之道。如此則唯一辦法，即啓發人之理性，使人類互愛互惠，方能共存共榮。

人人皆有理性，亦即皆有仁心，此出自天然者也，何以言之？「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孟子盡心篇），此不待學而後知，不待教而即能者也。此爲孝弟之道，亦即仁義之本，人人皆知愛其親，即人人皆能盡孝道，聖人即利用人之天然良知，使之由愛親開始，以發揮其仁心，而完成其孝道。由父子之愛，擴而爲人群之愛；由家庭之愛擴而爲社會之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篇）。孝心愈大，則仁心愈大，不惟仰事俯畜，使父母享家庭溫飽之幸福；而且進而行道濟世，揚名顯親，人格愈高者，地位愈榮，功名事業愈大，亦即其所盡之孝道愈大，此其人生之向上無止境，亦即仁心孝道無終極也，此即所謂大孝。然而欲盡大孝，或限於才能，或限於境遇，未必人人能之，則修身自勵，安分守己，

勤儉治家，菽水承歡，庸言庸行，無榮無辱，亦可謂孝矣，此人人所能者也。故由仁心而弘揚德性，大之而爲聖賢偉人，最低限度亦爲堂堂正正之善人。

孝道爲仁愛之本。博愛之德，即由孝道擴充而出。愛人即所以自愛，如不愛人，則「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閭耳」（孟子盡心篇）。由德性而言，人皆有同情心，由親親而仁民，推己以及人，此爲自然之事；由慾性（惡之所由出）而言，人人皆知趨利避害，害人即所以自害，利人亦所以自利，此亦爲自然之事。有子云「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孟子云「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中庸云「仁者人也」，仁乃爲人之道，仁愛爲公德，由孝道而擴充到仁愛，亦即由私而公；能遵公德方能盡孝道，亦即由公而私，如此公私兩利，互相關聯，平易近人，人人皆能實行，誠可謂極高明而道中庸。

一、倫理制度政教合一之妙

人不能離群體而獨立生活，最親近之人，莫若家人父子，儒家即依此天倫之至性，而倡導父慈子孝，建立家庭倫理，作到修身齊家。孝子慈父，必思崇德廣業以善其家，是由家庭倫理擴大而爲社會倫理，總其要領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之爲五倫。父子相親，夫婦和樂「而家道正」。君爲首長，臣爲部屬，此不僅指國君及群臣而言，引申其義，朝廷以下之官府，以及其他各單位，各團體，乃至商店工廠，各有首長，各有下屬，各有其相與之義，此爲君臣之倫。全社會之人，大體可分爲長幼兩輩，敬長慈幼一倫，可以通行天下，凡長輩皆有輔導後輩之義，後輩皆有尊重長者之義；互助相善者爲朋友，朋友一倫亦甚廣，學友，僚友、同事同業之人

，皆爲友好。親戚之親戚，皆爲親戚，朋友之朋友，皆爲朋友，如此，則人情關係，縱橫相聯，使社會倫理化，亦即使社會家庭化，而構成休戚相關天下一家之溫暖人間。

不但社會倫理化，其政治亦倫理化，政治依倫理而立制度，君爲一國之長，父爲一家之長，「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洪範），子對父亦有「家君」之稱（易、家人卦），故君父列爲一倫，臣子列爲一倫，「以孝事君則忠」（孝經），臣民忠於君，君對臣民，當然必以仁。乃至對行政長官，人民稱之曰父母官，以父母之禮對長官，長官應盡愛民如子之義，父母官對民事，最重教導方式，最忌機械制裁。如此，政治依倫理而行事，倫理中亦含政治之要求。弟子入則孝，出則悌，家庭之教訓，社會之風尚，皆以倫理爲本，而庠序學校之中所教者，亦爲忠孝仁義之道，此之謂政教合一。政教合一，易於實施，易於奏效，而倫理由理性開發而出，亦易於實行，此乃自古先王一貫相承之道，故稱曰王道，亦即儒家之道，其在人心已有傳統之信仰，周末至秦，遭受破壞，故世道亂而人民苦，秦之焚書坑儒，正所以自速滅亡，至漢朝，上下人心，思先王之治，憲暴秦之亂，儒家之道，益爲人所崇慕，於是遂應運而興。

三、儒家與諸子之比較

先秦學說，惟儒道墨法四家，對人生哲學及治平之道，有具體之理論。此外，如農家只主張注重農事，君民並耕；名家則專講辯辭巧譬，辯論之術；陰陽家只用禁忌術數，警勵人心；縱橫家只爲外交辭令，策謀之士；雜家則採摭衆說，漫無所歸；皆所謂「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莊子天下篇）。然道家陳義過高，其清虛超然之思想，非衆人所能悟，其「上德無爲」之政治，有時難以實施。墨家

以自苦爲極，其兼愛之論過偏，不能實行，故莊子評之云「其道大嚴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天下篇）。法家則以爲人性皆惡，非繩之以嚴法不可，抹煞人之善性，使人民蒙昧聽法律之管束，不啓發人生向上之美德，只求人民不犯法而已，此之謂消極政治主義。儒家由人之理性，開發出人生哲學，由修身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有一貫之道，有周密之理論，爲其他諸家所不及，有典籍爲憑，秦朝毀滅儒家，漢朝一反暴秦之所爲，故儒學乃興。

四、儒家之道衆心所歸故武帝獨尊儒術

或曰：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以儒家得居正統地位，直傳至今。此實不然！夫武帝爲何獨尊儒術？曰：以儒家之尊君主義，爲專制帝王所喜故也。然於專制帝王最有利之學說，爲法家而非儒家。管子之明法解，商鞅之修權篇、韓非之人主篇，皆主張人君須有極權，操生殺之威，以御群臣。儒家則主張「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爲相對之義，「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讐」，君若無禮，則臣可以不忠，君若暴虐，則臣可以革命。君爲一國之元首，總理國事，臣可以不忠乎？卽今之民主制度，國家之元首，主持政務，官吏可以不忠乎？故忠君乃古今之通義，豈容曲解！

如言儒家之道爲武帝所喜，故推尊之；此尤不然。漢初帝王大臣，皆好黃老，而武帝兼好神仙，爲何特倡儒學？爲何立五經博士，而不立黃老、神仙博士？蓋自戰國儒墨之徒已滿天下，此兩家最爲群衆所信仰，繼而墨家後學流爲名家之詭辯，至秦末又流而爲犯禁之游俠，墨學漸歸消沉。而儒士則「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仍持其修齊治平之旨，以研討經世之學，「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自唐虞而後之文物典籍，皆儒家所保存，而他家不與焉。承歷史之傳統，續前聖之緒，繼續宏揚，有

充實之理論，有睿明之理想，經國濟世之道大備，他家無此完美之文獻，故成爲中國文化之主流。他家學說，雖「皆有所長，時有所用」（莊子天下篇），然只能作輔助之功，而無獨立之力，故秦皇實行法家之術，亦只用之以控制政權而已，其坊民正俗，維持社會秩序，仍不能違儒家之道，故其泰山刻石云「男女禮順，慎遵職業」。碣石門刻石云「男樂其疇，女修其業」。會稽刻辭云「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絜誠。夫爲寄殮，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史記貨殖列傳：巴蜀寡婦清，能守先人之業，始皇以爲貞婦而禮之，爲之築台以示褒揚。此即旌表節婦，樹立牌坊之濫觴。蓋男貞女節，收斂情慾，雖爲苦事，然總較淫風流行，慘案百出爲愈也。儒家所定一切禮法，蓋思之深，慮之熟矣。始皇雖反對儒家，亦不敢壞其禮制。文景黃老之治，亦只用道家清靜化民之作風，而政教制度，仍爲儒家之道。武帝雄才大略，英明有爲，好文章，舉賢良，徵問群臣，集思廣益，知儒家之道爲衆心所歸，故遂表章六經，獨尊儒術，於是儒學大興。

故漢時儒學之興，原因頗多，戰國諸子爭鳴，其說俱在，得勢最盛之法家，在秦時作徹底之實驗，而歸失敗。至漢時儒學興起，乃諸子爭鳴之歸結，亦儒家受考驗之結果。人有智慧，亦有理性，擇善而從，乃自然之趨勢。儒家之學，既由歷史源流，發揚光大，而充實完美，對修齊治平之道，有具體之理論，有深遠之思想，「極高明，而道中庸」，諸子不能與之相競，至漢時百家之爭已息，儒家遂應運而興，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已顯示尊崇儒家，儒家爲衆心所歸，武帝深明政治之理，因事制宜，故獨尊儒術，儒術用世，因而在漢朝之盛治，照耀千古，爲後世所景慕。故儒家之得居正統，乃其本身具有應受推崇之道，並非武帝獨裁行事，既能強當時之人服從，並能強後世之人服從，直

至于今其威風尚存也。